

媒介向度的现象学探询

肖峰

(华南理工大学 思想政治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要】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作为现象学的三位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其核心思想分别体现在“实事”、“存在”和“身体”这几个范畴之中。这三者都可以与作为信息技术的媒介产生深刻的关联,从而可延展为“实事的媒介呈现”、“存在的语言表述”、“身体的媒介介入”等向度来加以探询。这种探询既是对现象学视域和问题的扩展,也是对媒介理解的深化。其中,“实事的媒介呈现”使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媒介为王”的时代“回到实事本身”;“存在的语言表述”引发的是作为“主体间性”的“语言融合”如何可能使“存在”的含义得到更加丰富的开掘。“身体的媒介介入”则引我们思考信息时代当媒介技术不断增强人的身体的信息功能时,如何保持身体的身体性,从而维持人的属人性。

【关键词】现象学 媒介 实事 存在 身体

【作者简介】肖峰(1956—),男,重庆人,华南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研究”(11JZD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信息技术哲学研究”(11BZX026)

【收稿日期】2012-11-30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3)02-0013-06

“媒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含义,媒介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虽然主要谈论的是作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媒介,即狭义的媒介,但他对媒介的定义则是广义的,认为任何延长人的技术都是媒介,包括车轮、刀斧之类的工具也是媒介,所以广义的媒介就是技术。本文主要谈论狭义的媒介,即作为信息技术的媒介,它不是泛指一切技术,而只是指技术的一个类型,即传播(包括呈现)、处理和储存信息的那一类技术,所以不指涉生产技术。

媒介中包含非常丰富的现象学问题,这就使得从现象学的角度去分析媒介成为可能,并在“理解媒介”和“理解现象学”之间形成一种互惠的关系。

现象学的内容、方法和观点非常丰富,但作为现象学的三个重要代表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分别将“实事”、“存在”和“身体”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范畴,而这三者都可以与媒介相关,从而形成从现象学切入媒介的三个论题。

一、从胡塞尔的“回到实事”到实事的媒介呈现

作为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的思想可以用若干经典语汇来表达,其中,“回到实事本身”无疑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表述之一。尽管在进入胡塞尔的文本后,对“实事”的理解甚至汉译都会存在多种解读和方案,但从对这一表述的“直观”中,无疑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力求把握事情的真相,不被歪曲的、附加的、错误的信息所误导等诉求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也是人在面对世界形成对事物或事件之理解和认识时的一种“本能”或“原初”的追求。

然而,自从人类开始使用媒介后,尤其是进入到今天这个“媒介为王”的信息社会后,作为“实事”(或“事实”、“事情”)被人了解的方式,就越来越多地通过媒介来完成。生活在网络时代的现代人,他们的资讯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天下大事小事无所不知,世间好消息坏消息尽收眼底。更有一些“网迷”或“网民”,除了睡觉和吃饭之外,其余时间的大部分都是在网上度过。他们即使没有时时刻刻

刻都全身心地沉浸在网络空间中,也几乎是处处都“挂在网”上,尤其是移动网络技术的使用更为他们“生活在网络中”提供了方便,以至于一旦忘记了携带手机、离开了网络,就会陷入“无手机焦虑症”或“无网络焦虑症”之中。这样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当今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网络,他们所了解的“实事”,大多数都是通过网络传递而来的,再加上其他媒介方式,人所把握的“实事”日益增多地都是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实事。

由此形成这样一个“媒介哲学”问题:由媒介呈现出来的实事与实际发生的实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当我们要“回到实事本身”时,如何看待由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实事?

可以说,媒介的呈现或显现,就是媒介在表达的东西。在胡塞尔看来,“表达在意指某物,并且正是因为它意指某物,它才与对象性的东西发生关系。这个对象性的东西或者由于有直观相伴而显现为现时当下的,或至少显现为被当下化的(例如在想象图像中)。”^[1]所以,媒介的呈现就其认识论功能来说,是为了传递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使“对象性的东西”能被人了解。

那么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实事”是“实事本身”吗?我们知道,任何事情,一旦经过媒介呈现出来,就是经过了媒介“把关人”筛选、加工后的产物,事情的呈现就被植入“把关人”的意图和愿望,其中既可能包含出于认识论原因的无意走偏与遗漏,也可能包含出于利益原因的有意歪曲与臆造。这样的媒介呈现和“原本”发生的事情显然产生了“距离”,有时甚至是“天壤之别”的差距。

既然媒介的呈现难以避免产生与实事本身的偏差,那么为什么一定需要媒介的呈现呢?这可以说是“在场呈现”的局限所致。对实事的最直接的把握,无疑是人亲临在场时的把握。但这样的亲临在场是有极大限制的,因为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可以亲临在场去感知,一个人也不可能亲临所有的现场去感知他所希望知道的所有“实事”。当某一实事需要超出亲临者更多的人知晓时,就只能通过媒介呈现的方式来实现,所以事件或事情的媒介呈现是使得相关信息为更多人知晓的必要手段,是信息扩散的必经方式,也是人的视界扩展的重要途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因素不可避免地介入到“实事”或“事情”之中,它们既成为对象向我们

呈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成为我们使对象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种主体能力和主体过程。我们创造各种媒介时,既是在创造主体也是在创造对象。在此时,媒介是呈现的背景,也是呈现的手段,还是呈现的本身,事件或实事的媒介因素是我们了解事实时无法“剔除”的组分,由此形成了“媒介寓身于实事”和“实事寓身于媒介”的“双重寓身”或“相互寓身”现象。

实事的媒介呈现使得实事的存在形态可以区分为“纯态”与“媒介态”,而且事实一旦成为“媒介态”后,“纯态”的事实就成为“过去时”,使得媒介态的实事成为其余人要获知该实事的唯一通道,即使是该实事的“现场目击者”的叙述,也成为一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媒介态实事,由此似乎使得两者的本体论关系也发生了“移位”:此时不再存在不依赖任何媒介的纯态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又如何实现现象学的精神(回到实事本身)呢?

一方面,我们需要看到,在现象学的视野中,媒介所描述的世界,就是我们通过媒介所能了解的世界的全部,被媒介呈现出来的世界就是世界本身,那种想要撇开媒介的呈现或排除媒介的“干扰”而去达到所谓的实事的“自身呈现”,即追求一种不仅脱离媒介的作用而且也脱离主体作用的呈现,是一种简单的“客观主义”,最后只能是一种使实事得不到呈现的做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媒介的呈现的确具有局限性,尤其是存在着诸如“网络失范”之类的媒介的反常呈现问题,像网络欺诈、虚假信息等就属此列,它们导致信息或事态的真假难辨,使得我们面对这样的信息,从技术上不知道它是如何生成的,从内容上不能确证它的真实性,从来源上不知道是谁发布的,如此等等,所以使得媒介呈现的社会监管问题常常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促成媒介呈现走向“事实本身”的重要方式,就是强化其多维性。在现象学看来,事实的呈现是一个“自然向人的生成”过程。在胡塞尔看来,世界呈现为一个多角度、多层次和多侧面构成的“交互主体性”的世界,这一特点决定了任何实事的呈现都具有多维度性,我们最后达到的对实事的了解,无非是通过交互主体性形成的“共识呈现”,也可称之为“共识世界”或“共识对象”,它是在交互主体性背景下形成的共识,也是当下拥有中的共同拥有,也被称为“共现”。由此可推

知,通过对实事的多种媒介呈现以及多家媒介呈现,无疑有助于我们把握对象的“多面性”,从而更能产生对对象的“统觉”,统觉实际上起着综合的作用,使我们对实事形成趋于完整的了解,从而不断趋向于实现“回到实事本身”。

再就是,从媒介的“自身建设”来说,当媒介不可避免地介入实事呈现时,要尽可能避免虚构和歪曲实事、任意捏造和随意“打扮”事实,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要求来说,就是要尽可能清除媒介呈现中非明证性的因素,达到对事实的无成见、无预设的直接把握。用胡塞尔的话来说,“任何原初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一切在直观中原初地(即所谓在其亲身的现实性中)呈现给我们的东西,只能按照它自身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能在它自身在此被给予的界限之内被接受。”^[2]如果不遵循这一原则,那么世界就果真会成为一个“设计出来的世界”,成为一个“课题化的世界”。而现象学所追求的“生活世界”是先于一切课题化世界的世界,它由人类的全部目的、欲望和态度交织而成,所以也应该由全部媒介的呈现和非媒介的显现所组成。通过这种多维度的媒介呈现,我们就可以走向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共识,我们所面向的就是这样一个由“实事本身”组成的生活世界。

二、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到语言之家的媒介融合

在“信息化”席卷一切的今天,在媒介的触角无处不在的当代,不仅有前面所说的“实事”的媒介化,而且有存在的媒介化,这就使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与媒介问题也产生了关联。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从“存在”开始的,他是以“存在”为核心来建构自己不同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如果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可称之为“意识现象学”,那么海氏的现象学则通常被称为“存在现象学”。他认为存在才是“实事本身”,所以贯彻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根本就是要“回到存在本身”。

海氏的一个自认和公认的重要工作,是区分开“存在者”和“存在”。他认为先前的哲学只是专注于存在者而遗忘了存在。虽然从古希腊哲学起就讨论“存在”,但迄今它并不是一个明白无误的概念,其中很多问题哲学家们没有搞清楚,尤其是忽视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使得存在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

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3]

人们以前把存在等同于存在者,以为把握了存在者就把握了存在。其实“我们不可能直接地真正把握在者的在,既不可能在存在者身上,也不可能存在者之中,还根本不可能在其他什么地方。”^[4]存在也不是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它具有非实体性,是一种可能性或生成性的存在,只有这样的存在才是世界的真正的原初的东西,而所有存在者都是短暂的。所以,要把握最永恒、最根本的东西,就需要把握这个“存在”。

由于存在不是任何具体的存在者,某种意义上就不具有具体的可感性,我们也就不可能在感性层面上体验到这个存在,所以他提出存在是只有思想才能把握到的东西,是思想把我们带上了这样一条路,“以便这种思想在存在之真理中专门思索存在本身”^[5]。

可见“存在”不仅重要,而且具有超感性,即它不是通过感官被接受的,理解存在时不可能像理解存在者那样只要面对某种具体的事物以实指方式得以实现,甚至也不能通过简单的定义去揭示它的含义。在海德格尔那里,他是通过各种隐喻来曲折、迂回地解释存在的含义的,从而使我们理解到:存在就是使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在者,它是存在者得以被规定的意义和形式;存在者只有通过存在才能产生出来,存在是存在者的基础,存在者建立在对存在的把握中;存在规定着存在者,存在又是存在者的存在,如此等等。可以说,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存在”的形象化显示,而只接触到其体现在文字中的表述,以至于没有上述语词,就没有所谓的“存在”。当存在成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呈现出来并获得其意义时,语言就自然成为“存在之家”,而一旦离开语言,我们对存在就一无所知。语言说到底也是一种媒介,所以存在的唯一呈现方式就是媒介呈现。

“语言是存在的家”意味着“存在”是以词语的方式被带到我们面前的,同时也使世界以词语的方式展示出来。当然,这里展示“存在”的“语言”是本质的语言,即“道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也就是指“道说是大道的家”,或“澄明是遮蔽的家”。存在只有在语言中才有其栖息之所,而语言只有作为存在

的家才有其本质。因此,语言就是存在,存在就是语言,“语言是存在本身的又澄明着又隐蔽着的到来”^[6]。

通过言说来展示存在,通过倾听来显现存在,通过文字来迂回地揭示存在,如此等等,表明了理解者只有用言说比喻来理解存在者如何被存在所规定,来理解存在如何向我们展现的过程。凡此种表明了存在不可能脱离符号的运作^[7]。当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具有不可定义性时,无非是尝试超出形而上学的语言来理解存在。例如,他不是把存在当作某种静态的名词来使用,而是将其当作一个活跃的动词来理解,意味着我们无法规定存在是什么,而只能追问存在怎么样。但是,他终究还是不得不用形而上学化的语言描述存在意义形成的历史。在“存在”、“本有”这样的文字符号下,终究是用道说的文字符号的编织阐明非主观化意义的形成问题。从语言和诗的维度来言说存在,甚至对存在给予不同的名称,解释存在的运作,探索存在的意义。^[8]

当海德格尔的存在这一最核心的概念与语言这种媒介形成上述的内在关联时,必然引出了作为媒介的语言之本体论地位问题,其中隐含地通向“语言决定论”的世界观,似乎也展现了语言的这样一种功能“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9]也如同利奥塔所认为的,整个宇宙的存在是一种语言叙事,科学技术是这个宏大叙事家族中的一个变体。“科学的知识乃是一种‘论说’,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过去的40年里,各种‘尖端’的科技都和语言有关:语音学、语言学理论、传播学和控制论(神经机械学)的问题、代数与资讯论(电子传讯学)的各种现代理论、电脑及其程序语言、翻译问题,还有诸多电脑语言之间交叉问题的探讨,资料储存和流通的问题,电传学、智能终端机的改进,悖论学(似是而非学)……以上各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咄咄逼人的。”^[10]

从“存在”与语言的关联,我们还可以联想到,在汉语世界中,对“存在”(Being)的理解产生了若干问题。例如,对于Being的汉译可以有多种,从而关于Being的学说——ontology也产生了多种译法:“本体论”、“存在论”、“是论”、“有论”、“存有论”,如此等等,而且这些译法之间并不是可以处处互换的。这表明我们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并不能形成完全的沟通。克服或消减这一局限的途径就在于

多语言交融的理解,从现象学的“主体间性”、“身体间性”必然过渡到“语言间性”,而作为语言间性的“语言融合”也可视为“媒介融合”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里它可以成为沟通对“存在”的不同理解的桥梁(当然不是消除语言间的差异搞所谓统一的、单一的语言),正是在这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不断协调中,持不同语言的人对“存在”的理解逐渐取得不断扩展的共识,使得“存在”成为不同主体和不同语言之间可交流的对象。而且,随着语言间性的扩展和增强,“存在”得以通过语言来呈现的空间也随之扩展,“存在”的内涵也随着语言的多样性而变得更为丰富,以至于老子的“道”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间也成为可以彼此“纠缠”的东西,而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语言并超越语言,去“得意忘言”地达到对“存在”的“本质直观”。

三、从梅洛-庞蒂的“身体”到身体的媒介化

我们知道,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是以知觉为起点的,他认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11]。也就是说,只有基于知觉,我们才可以意识和行为,从而才能真正做到胡塞尔的“回到实事本身”,亦即返回到世界的原初或事物的本源状态。这也是他所强调的“知觉的首要性”。

梅洛-庞蒂进一步认为,要重视知觉,就必须强调身体的作用和价值,因为“知觉”无非是人以身体为凭借或中介的对世界感知和体验,或者说“知觉,是借助身体使我们出现在某物面前,该物在世界的某处有其自身的位置,而对它的破译旨在将其每一细节再置放到适合它的感知境域之中。”^[12]如果我们调整身体,就可以调整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使得每一次对象对于我们的“侧显(perspective)”不断增加,进而使对象的意义不断向我们“涌现”出来,将物的“细节”纳入我们的掌握之中。总之,由于知觉受制于身体,所以知觉在现象学使命中的重要地位也必然体现为身体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在梅洛-庞蒂的“身体”中,既体现了胡塞尔的境域性,也显示了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身体和世界虽有界面,但融为一体。

从梅洛-庞蒂关于身体重要性的现象学思想中,可以进一步引申的问题是:在作为信息技术的媒介的影响下,人的身体日趋明显地被媒介所介入,甚至出现“身体的媒介化”趋向,那么应当如何

面对身体的这种“新现象”?

较之身体的媒介介入更为先行也更为广泛的是身体的技术介入。身体的技术介入就形成所谓的“技术身体”这一概念在技术现象学家伊德那里得到了阐释,他提出了所谓“三个身体”的理论,其中身体一是以胡塞尔、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派提出的作为肉身建构的身体,即物质身体;身体二是福柯提出的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即文化身体;身体三则是考虑到技术的因素而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即伊德本人提出的“技术身体”。

由此可以看到,伊德的现象学已经不满足于梅洛-庞蒂在看到身体时只看到自然存在的身体,而是认为需要将现象学的身体视界进一步推向技术身体。因为,在技术普遍影响整个世界的今天,人的身体早已不是纯粹的“自然身体”,从人一出生直到死亡,其身体都在被各种技术所作用、影响和塑造。借助于伊德的现象学推进,我们还可以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由于媒介技术在技术世界中的重要性,将我们的视线专门指向作为信息技术的媒介对身体的作用,或者将“身体的媒介化”突显出来加以分析,从中发掘新的哲学或现象学问题。

“身体的媒介化”可以表现为人的身体被媒介所形塑,被若干外在的媒介所“延长”(如同麦克卢汉所说,“媒介是人的‘延伸’”);还可以表现为身体被数字化、作为身体标志之一的人的身份被媒介技术所虚拟化,从而人连同自己的身体变为“赛博身体”、“虚拟身体”等。此时,这样的身体如何经受现象学的分析?或者,这样的身体形态是否需要纳入现象学的视野,从而改变现象学对身体的看法?

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或者身体现象学,表明了人的知觉是一种“涉身”或“具身”的活动与过程;而当身体被技术和媒介介入后,则进一步表明了人的知觉也是一个“涉技”或“具媒”的过程。当媒介日益多样而深刻地介入甚至“融入”人的身体后,由身体所形成的知觉对于我们“回到实事本身”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强化还是弱化、澄明还是遮蔽?

媒介对身体的影响是不断扩展和深入的。媒介技术起初只是外在地附加于身体之上,形成对身体的外部延伸。而今我们看到,随着芯片植入、基因工程、神经操作等技术的发展,媒介还可以植入到身体之中,与人的身体在内部融为一体,成为身体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或成为身体的“有机器

官”,由此人成为 cyborg,成为 bioborg,如此等等。拿 cyborg 来说,它被译为“赛博人”、“电子人”或“半机械人”,是人被植入若干媒介技术的装置之后的产物。哈拉维认为 cyborg 打破了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其最著名的隐喻就是电子人(cyborg)概念——这一概念贯穿于她最享有声誉的著作《类人猿、电子人和妇女:自然的重新确立》。在该书中,电子人打破了技术和人类之间的边界。正如哈拉维在第一页中所描述的:电子人是杂交生物,由有机体和机器构成。但是,电子人是由特殊种类的机器和特殊种类的有机体构成的,这与20世纪晚期的状况非常相称。电子人……首先是由我们自身和其他有机生物——以一种未经选择的“高新技术的”外表——组成,诸如信息系统、文本以及由人类工程学控制的劳动系统、设计系统和复制系统;电子人的第二种基本成分是机器,它们是以传播系统、文本以及自动的、由人类工程学设计的各种装置的外表出现的。^[13]

人的身体的这一变化或将要发生的这类重大变化,在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认知技术出现“会聚”从而形成“会聚技术”的情况下,更被视为可以改变人类进化方向的技术事件,其变化的重大性或深刻性或许只能用“身体革命”来形容,甚至人们所期待的“身体不朽”也有可能以某种新的方式(如“信息人”或“信息身体”)来实现。当身体被技术“改造”到这个地步时,即使我们不能称这样的身体为“万能的身体”,也会想探问这样的身体所能形成的“知觉”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觉?它将会是一种“全方位的知觉”吗?通过这样的身体可以更为便捷、更为迅速地实现“回到实事本身”吗?

当然,在这样的“身体革命”中,我们又不能不担心其中有一个巨大的“技术黑箱”之存在。也就是,这些新型的身体技术的设计者们,由于某种利益或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些新技术中负载上我们所不知道的“价值”,从而将人的身体变成可以被另一些人更容易操控的对象,使这些受控的身体所能形成的知觉完全按照操控者的意愿去进行。那么,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就更是不堪设想。此时,无论身体现象学还是媒介现象学的主题或许就要转向“政治现象学”:什么样的媒介化身体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什么样的媒介化身体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的“信息能力问

题”。人类之所以在存在风险的情况下还要用媒介技术对身体加以“改造”,是因为身体在自然属性上的局限性,决定了由自然的身体充当媒介的不足,因此需要在身体之外寻找媒介来辅助和扩展身体的信息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身体的信息功能一方面被体外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取代,另一方面被植入体内的媒介所增强,使我们的身体成为一种新的身体。

这种新的身体,如果更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整体知觉能力的提高或进化,有助于感官的综合协调运行,那么无疑是与相“亲和”的,从而是人性的,也是现象学的。但由于任何一种媒介向身体的引入都可能会取代身体原有的功能,所以也可能在最后“吞并”我们的身体,或者导致主宾的颠倒:身体成为媒介的“伺候系统”,而媒介则成为身体的主宰,这里的身体当然也包括心灵。

这就意味着,即使媒介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获得更充分的知觉,我们也不能将知觉的获得完全交付媒介。某种意义上,就是要保持身体的身体性,这也就是保持人的属人性,否则人和一切非人现象之间的界限将完全消除,也就是人自身的消除,也就是人和世界关系的消除,一切意义的消除。这无疑是“面向人”的现象学所不能接受的。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胡塞尔的“实事”,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或是梅洛-庞蒂的“身体”,都可以与作为信息技术的媒介产生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表明,一方面媒介可以成为现象学的新对象,另一方面现象学也可以成为分析和理解媒介的新视角。两者之间相互进入,其结果是媒介使现象学获得了新的问题,或者说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解释系统指向了媒介这个新领域。这不仅进一步扩展了现象学的解释力,而且使媒介本身也得到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且现象学的代表人物们的那些核心范畴也得到了丰富和充实。现象学的精神如果可以概括为

对实事的直观把握,那么结合媒介的背景加以分析时,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按照现象学的准则去从事这一追求,这种追求也是永无止境的,此即所谓没有“最直观”,只有“更直观”,媒介的发展就为现象学的这种追求不断提供新的手段和可能。

参考文献:

- [1] [德]胡塞尔. 逻辑研究(第2卷第1部分[修订本]). 倪梁康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5-46.
- [2] [德]胡塞尔. 纯粹现象学通论. 李幼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84.
- [3]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15.
- [4] [德]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 熊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3.
- [5] [德]海德格尔. 路标.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38.
- [6] 孙周兴. 说不可说之神秘.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71.
- [7] [法]德里达. 论文字学. 汪堂家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390-410.
- [8] 王海英. 浅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 经济研究导刊,2011(11).
- [9] [美]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 范静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87.
- [10]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 岛子译.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34.
- [11] [法]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
- [12] [法]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王东亮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73-74.
- [13] 参见[美]安德烈亚·L. 普雷斯. 差异、公共领域、身体和技术:女性主义传播理论的最新发展// [英]詹姆斯·库兰, [美]米切尔·古尔维奇主编. 大众媒介与社会.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5.

【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肖时花】

ABSTRACT

Technology and Body-Politics: A Phenomenological Inquiry

(by LI San-hu)

Abstract: With the prospect of the converging development in nano-bio-info-cog technology, some transhumanists suggest that advanced technology be applied to change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limits of human body, and then make human into 'transhuman'. But in the practice-intuition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the technological effect on human body is not a product of liberation but the discipline of power. The so-called 'being in the technology' in the ontology of technology presents critically its total discipline on human body. Its unidirectional possibility for women is that technology as male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regulation to female body. As for its spatial existence, with the focus on technology and flowing presentation, it exerts the closed and remote control to body. In the ont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body, if we do not view technology as mechanical extension rather than as cultural extension and mental extension represented by the body, then 'being in the technology' becomes the harmonious world of 'body-mind-spirit-technology'.

Key words: practice-intuition model; the ontology of technology; the ontology of body

The Phenomenological Extension of Media

(by XIAO Feng)

Abstract: As the most famous representatives of phenomenology, Husserl, Heidegger and Merleau-Ponty demonstrated their core idea in several concepts such as the "facts", the "being" and the "body", and all the three concepts have a profound association with the media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above mentioned associations lead to the "media presents of fact", the "language representation of being", and the "media intervention to body". To have inquiry of these phenomena from philosophy, we can expand the field and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and als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media.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Media; fact; being; body

The Phenomenological Thinking of Wave-Function

(by WU Guo-lin)

Abstract: The wave-function does not just describe the state of micro-particles. This paper presents wave-function as quantum being (Sein) (quantum reality), and believes that there is ont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quantum being and quantum beings (Seiende). Quantum being makes the quantum beings to be Quantum technology that changes quantum being into quantum beings,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classical and quantum) changes quantum being into classical beings. There is the unity of quantum information and quantum reality.

Key words: wave-function; quantum being(s); quantum information; phenomenology

Education to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bout Marriage and Pregnancy: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by HU Ting-sheng, WANG Yan)

Abstract: In 2005, a law called "management stipulation to students of comm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enacted, in which the mandatory content of prohibiting students from marrying and having baby is cancelled. The release of college students' marriage and pregnancy right makes campus marriage legal, at the same time brings a series of new problems, such a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arriage and pregnancy concept, the high emotional needs, the right to know management, services and guidance, and so on. This puts forward t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new subject of how to meet the reality need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f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explore the teaching path in the aspect of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ncept and basic knowledge, adjust countermeasures in the aspect of management,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service management, build the hierarchy management network, and promote management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Key words: college; management of family planning;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pregnancy; education path

Students' Conceptions: The Neglected Research Scope

(by WU Yang, GAO Ling-biao)

Abstract: The students' conceptions are their basic views of curriculum, belong to areas of curriculum and conception research. However, since students are usually placed in a passive position in education, studies about students' conceptions are quite rare. Students have their original conceptions about the curriculum. Due to the teaching process, cultural environment, curriculum nature and ego orientation, their conceptions show procedural, cultural, differential, and groupment features. Future stud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conception of curriculum. Only by understanding students' real ideas can we help restore the principal position of students.

Key words: students; curriculum; conceptions; students' conceptions of curriculum.